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東漢會要卷十四

宋 徐天麟 撰

歷數上

律準

漢興北平侯張蒼首治律歷孝武正樂置協律之官至
元始中博召通知鍾律者考其意義羲和劉歆典領條
奏班固取以為志而元帝時郎中京房知五聲之音六

律之數上使太子太傅韋玄成諫議大夫韋雜試問房於樂府房對受學焦延壽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終於中呂而十二律畢矣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於南事六十律畢矣又曰竹聲不可以度調故作準以定數準之狀如瑟長丈而十三絃隱間九尺以應黃鍾之律九寸中央一絃下有畫分寸以為六十律清濁之節房言律詳於歆所奏其術施行於史官

候部用之元和元年待詔候鍾律殷彤上言官無曉六十律以準調音者故待詔嚴崇具以準法教子男宣宣通習願召宣補學官主調樂器詔曰崇子學審曉律別其族協其聲者審試不得依託父學以聾為聰聲微妙獨非莫知獨是莫曉以律錯吹能知命十二律不失一方為能傳崇學耳太史丞弘試十二律其二不中其四不中其六不知何律宣遂罷自此律家莫能為準熹平六年東觀召典律者張光等問準意光等不知歸閱舊藏

乃得其器形制如房書猶不能定其絃緩急故史官能辨清濁者遂絕其可以相傳者唯大推常數及候氣而已

志

候氣

天子常以日冬至夏至御前殿合八能之士陳八音聽樂均度晷景候鍾律權土灰放陰陽冬至陽氣應則樂均清景長極黃鍾通土灰輕而衡仰夏至陰氣應則樂均濁景短極蕤賓通土灰重而衡低進退於先後五日之

中八能各以候狀聞太史封上效則和否則占候氣之法為室三重戶閉塗墾必周密布緹縵室中以木為案每律各一內庫外高從其方位加律其上葭莩灰抑其內端案厯而候之氣至者灰去其為氣所動者其灰散人及風所動者其灰聚殿中候用玉律十二惟二至乃候靈臺用竹律六十候日如其厯志

賈逵論厯

元和二年始用四分厯

自太初元年始用三統厯施行百有餘年厯稍後天朔

先歷朔或在晦月見考其行日有退無進月有進無退
建武八年朱浮許淑等數上言歷不正宜當改更時分
度覺差尚微上以天下初定未遑考正至永平五年官
歷署七月十六日食待詔楊岑見時月食多先歷即縮
用筭上為日上言月當十五日食官歷不中詔書令岑
普與官課起七月盡十一月弦望凡五官歷皆失岑皆
中庚寅詔令岑著弦望月食官復令待詔張盛景防鮑
鄴等以四分之法與岑課歲餘盛等所中多岑六事十

二年十一月丙子詔書令盛防代岑署弦望月食加時
四分之術始頗施行是時盛防等未能分明厯元綜校
分度故但用其弦望而已至元和二年太初失天益遠
日月宿度相覺浸多章帝知其謬錯故召治厯編訢李
梵等綜校其狀二月甲寅遂下詔曰朕聞古先聖王先
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春秋保乾圖曰三百年斗
厯改憲史官用太初鄧平術有餘分一在三百年之域
行度轉差浸以謬錯今改行四分以遵奉天之文於是

四分施行行之未期章帝復使左中郎將賈逵問治曆者衛承李崇梁鮪嚴勗徐震蘇統及訢梵等十人以為月當先小即先大則一月再朔後月無朔是明不可必梵等以為當先大無文正驗取欲諧耦十六日月朏昏晦當減而已又晦與合同時不得異日又上知訢梵宓見勅毋拘厯已班天元始起之月當小定後年厯數遂正永元中復令史官以九道法候弦望驗無有差跬逵論集狀後之議者用得折衷故詳錄焉

志

永元論歷

永元十四年待詔太史霍融上言官漏刻率九日增減一刻不與天相應或時差至二刻半不如夏歷密詔書下太常令史官與融以儀校天課度遠近太史令舒承梵等對案官所施漏法率九日移一刻不隨日進退夏歷漏隨日南北為長短密近於官漏分明可施行其年十一月甲寅詔曰告司徒司空漏所以節時分定昏明長短起於日去極遠近日道周不可以計率分當據儀度

下參晷景今官漏以計率分昏明九日增減一刻違失其實至為疏數以耦法太史待詔霍融上言不與天相應太常史官運儀下水官漏失天者至三刻以晷景為刻少所違失密近有驗昔太初歷之興也發謀於元封啟定於天鳳積百三十年是非乃審及用四分亦於建武施於元和訖於永元七十餘年然後儀式備立而此二家常挾其術庶幾施行每有訟者百寮會議羣儒騁思論之有方益於多聞識之故詳錄焉

志

延光論歷

安帝延光二年中謁者竇誦言當用甲寅元河南梁豐
言當復用太初尚書郎張衡周興難誦豐參案儀注考
往校今以為九道法最密詔書下公卿詳議侍中施延
等議太初過天日一度弦望失正元和改從四分四分
雖密於太初復不正皆不可用甲寅元與天相應可施
行博士黃廣大行令任僉議如九道河南尹社太子舍
人李弘等四十人議四分歷最得其正不宜議愷等八

十四人議宜從太初尚書令忠上奏太初歷衆賢所立
是非已定永平不審復革其弦望四分有謬不可施行
兩歷相課六千一百五十六歲而太初多一日冬至日
直斗而云在牽牛迂濶不可復用昭然如此史官所共
見前以為九道密近今議者以為有關及甲寅元復多
違失皆未可取正上納其言遂改歷事

志

漢安論歷

順帝漢安二年尚書侍郎邊韶上言孝武皇帝因元封

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乃更建太初改元易朔行
夏之正設清臺之候驗六異課效猶密太初為最其後
劉歆推廣九道百七十一歲進退六十三分百四十四
歲一超次與天相應從太初至永平十一年百七十歲
進退餘分六十三至永和二年小終之數寢過餘分稍
增月不用晦朔而先見孝章皇帝改用四分更以庚申
為元既無明文託之於獲麟之歲又不與感精符單閼
之歲同詔下三公百官雜議太史令虞恭治歷宗訢等

議建歷之本必先立元四分歷仲紀之元起於孝文皇帝後元三年歲在庚辰上四十五歲歲在乙未則漢興元年也又上二百七十五歲歲在庚申則孔子獲麟二百七十六萬歲尋之上行復得庚申歲歲相承從下尋上其執不誤此四分歷元光武皇帝草創其端孝明皇帝課校其實孝章皇帝宣行其法君更三聖年歷數十信而徵之舉而行之其元則上統開闢其數則復古四分宜如甲寅詔書故事奏可

志

熹平論歷

靈帝熹平四年五官郎中馮光沛相上計掾陳晃言歷元不正歷用甲寅為元而用庚申圖緯無以庚為元者詔下三府與儒林明道者詳議議郎蔡邕以為歷數精微得失更迭是以承秦歷用顓頊元用乙卯百有二歲孝武皇帝始改正朔歷用太初元用丁丑行之百八十九歲孝章皇帝改從四分元用庚申今光晃各以庚申為非甲寅為是案歷法黃帝顓頊夏殷周魯六家紛錯

爭訟是非太史令張壽王挾甲寅元以非漢歷雜候清
臺課在下第太初效驗無所漏失及用四分以來考之
行度密於太初延光元年中謁者亶誦亦非四分庚申
上言當用甲寅元公卿百寮參議竟不施行元和二年
二月甲寅制書改行四分深引河雒圖讖以為符驗非
史官私意獨所興構而光晃以為固意造妄說違反經
文謬之甚者至於改朔易元往者壽王之術已課不效
亶誦之議不用元和詔書文備義著非羣臣議者所能

變易太尉耽司徒隗司空訓以邕議劾光晃不敬詔書
勿治罪

論月食

太初厯推月食多失四分因太初法以河平癸巳為元
施行五年永元元年天以七月後閏食術以八月其十
二年正月十二日宗紺上書言今月十六日當月食而
厯以二月至期如紺言太史令巡上紺有益官用除待
詔甲辰詔書以紺法施行五十六歲至本初元年天以

十二月食歷以後年正月於是始差到熹平三年二十九年中先歷食者十六事常山長史劉洪上作七曜術甲辰詔屬太史部郎中劉固舍人馮恂等課效復作八元術固等作月食術並已相參固術與七曜術同月食所失皆以歲在己未當食四月恂術以三月官歷以五月太史上課到時施行中者丁巳詔書報可其四年紺孫誠上書言受紺法術當復改今年十二月當食而官歷以後年正月到期如言拜誠為舍人丙申詔書聽

行誠法光和二年歲在己未三月五月皆陰太史令修部舍人張恂等推計行度以為三月近四月遠誠以四月奏廢誠術施用恂術其三年誠兄整上書言去年三月不食當以四月史官廢誠正術用恂不正術詔書下太常其詳案注記平議術之要效驗虛實太常就耽上選侍中韓說博士蔡較穀城門候劉洪右郎中陳調於太常府覆校注記平議難問誠術未有差錯之謬恂術未有獨中之異今宜施用誠術棄放恂術恂整誠各復

上書恂言不當施誠術整言不當復棄恂術為洪議所
侵事下永安臺覆實皆不如恂誠等言劾奏謾欺恂誠
各以二月奉贖罪遂用洪等施行誠術光和二年王漢
上月食注自章和元年到今年凡九十三歲合百九十
六食與官歷河平元年月錯以己巳為元事下太史令
修上言漢所作注不與見食相應者二事以同為異者
二十九事尚書召穀城門候劉洪勅曰前郎中馮光司
徒掾陳晃各訟歷故議郎蔡邕共補續其志今洪其詣

修與漢相參推元謂分考校月食審己巳元密近有師
法洪便從漢受不能對洪上言推元漢己巳元則考靈
曜旃蒙之歲乙卯元也與光晃甲寅元相經緯於以追
天作歷校三光之步今為疏闊史官已廢之而漢以去
事分爭殆非其意課又不近密其說鄙數術家所共知
無所采取遣漢歸鄉里

己上並
本志

論歷元

黃帝造歷元起辛卯而顓帝用乙卯虞用戊午夏用丙

寅殷用甲寅周用丁巳魯用庚子漢興承秦初用乙卯
至武帝元封不與天合乃會術士作太初歷元以丁丑
王莽之際劉歆作三統追太初前世一元得五星會庚
戌之歲以為上元太初歷到章帝元和旋復疏濶召能
術者課校諸歷定朔稽元追漢三十五年庚辰之歲追
朔一日乃與天合以為四分歷元加六百五元一紀上
得庚申有近於緯而歲不攝提以辨歷者得開其說而
其元甚與緯同同則或不得於天然歷之興廢以疏密

課固不止於元光和元年中議郎蔡邕郎中劉洪補續律歷志豈能著文清濁鍾律洪能為算述叙三光今考論其業義指博通術數略舉是以集錄為上下篇放續

前志以備一家

范論

宋治歷何承天曰歷數之術若心所不達雖復通人前識無救其弊四分於天出三百年而盈一日積世不悞徒云建歷之本必先立元假託識緯遂開治亂此之為弊亦以甚矣劉歆三統法尤復疏濶方於四

分六千餘年又益一日揚雄心惑其說採為太玄班固謂之最密著於漢志司馬彪曰自太初元年始用三統厯施行百有餘年曾不憶劉歆之生不逮太初二三君子之為厯幾乎不知而妄言者歟元和中穀城門候劉洪始悟四分於天疏濶更以五百八十九為紀法百四十五為斗分而造乾相法又制遲疾厯以步月行於太初四分轉精密矣

志注

東漢會要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東漢會要卷十五

宋 徐天麟 撰

歷數中

服色

建武二年立郊兆于城南始正火德色尚赤

本紀注云
漢初土德

上黃至此始明火德徽
幟上赤色服於是乃正

改元

光武中元元年正月丁卯東巡狩四月癸酉車駕還宮
己卯大赦天下改元為中元

章帝元和元年八月癸酉詔曰朕道化不德吏正失和
元元未諭抵罪於下寇賊爭心不息邊野邑屋不修永
惟庶事思稽厥衷與凡百君子共弘斯道中心悠悠將
何以寄其改建初九年為元和元年

章和元年七月壬戌詔曰朕聞仁君之德啟迪鴻化緝
熙康乂光照六幽訖惟人面靡不率俾仁風翔于海表

威霆行乎鬼區然後敬恭明祀膺五福之慶獲采儀之
貺朕以不德受祖宗弘烈乃者鳳凰仍集麒麟並臻甘
露宵降嘉穀滋生芝草之類歲月不絕朕夙夜祇畏上
天無以彰于先功今改元和四年為章和元年
和帝元興元年四月庚午大赦天下改元元興
安帝元初元年正月甲子改元元初

永寧元年四月丙寅立皇太子改元永寧

建光元年七月己卯改元建光大赦天下

延光元年二月丙午改元延光大赦天下

順帝陽嘉元年三月庚寅帝臨辟雍饗射大赦天下改元陽嘉

永和元年正月己巳宗祀明堂登靈臺改元永和大赦天下

漢安元年正月癸巳宗祀明堂大赦天下改元漢安
建康元年四月辛巳立皇太子改元建康大赦天下
桓帝和平元年正月甲子大赦天下改元和平

元嘉元年正月癸酉大赦天下改元元嘉

永興元年五月丙申大赦天下改元永興

永壽元年五月戊申大赦天下改元永壽

延熹元年六月戊寅大赦天下改元延熹

永康元年六月庚申大赦天下悉除黨錮改元永康

靈帝熹平元年五月己巳大赦天下改元熹平

光和元年三月辛丑大赦天下改元光和

中平元年十二月己巳大赦天下改元中平

中平六年四月靈帝崩皇子辯即帝位改元為光熹八月辛未改光熹為昭寧九月甲戌董卓廢少帝為弘農王是日陳留王即皇帝位是為獻帝大赦天下改昭寧為永漢十二月詔除光熹昭寧永漢三號還復中平六年

獻帝興平元年正月辛酉大赦天下改元興平

建安元年正月癸酉郊祀上帝於安邑大赦天下改元建安

二十五年三月改元延康

並本紀

時令

立春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師百官皆衣青衣郡國縣道官下至斗食令史皆服青幘立青幡施土牛耕人于門外以示兆人至立夏唯武官不立春之日下寬大書曰制詔三公方春東作敬始慎微動作從之罪非殊死且勿案驗皆須麥秋退貪殘進柔良下當用者如故事

禮儀志

侯霸明習故事條奏前世善政法度有益於時者皆施行之每春下寬大之詔奉四時之令皆霸所建也

本傳

明帝即位詔曰方春戒節人以耕桑其敕有司務順時令使無煩擾

紀

永平二年祀明堂禮畢登靈臺吹時律其令百僚師尹勉修厥職順行時令敬若昊天以綏兆人

紀

三年春正月癸巳詔曰朕奉郊祀登靈臺見史官正儀度夫春者歲之始也始得其正則三時有成比者水旱

不節邊人食寡政失於上人受其咎有司其免順時氣
勸督農桑去其螟蟻以及蝥賊詳刑慎罰明察單辭夙
夜匪懈以稱朕意

本紀

東平王蒼聞當遂校獵河內即上書諫曰臣聞時令盛
春農事不聚衆興功傳曰田獵不宿食飲不享出入不
節則木不曲直此失春令者也臣知車駕今出事從約
省所過吏人諷誦甘棠之德雖然動不以禮非所以示
四方也惟陛下因行田野循視稼穡消搖仿佯弭節而

旋至秋冬乃振威靈整法駕備周衛設羽旄詩云抑抑威儀惟德之隅臣不勝憤懣伏自手書乞詣行在所極

陳至誠帝覽奏即還宮

東平王傳

四年二月詔有司勉遵時政務平刑罰

紀

十年四月詔曰方勝夏長養之時蕩滌宿惡以報農功百姓勉務桑稼以備災害吏敬厥職無令愆愾

紀

章帝建初元年詔有司順時令理寃獄

紀

元和二年正月詔三公曰方春生養萬物茅甲宜助萌

陽以育時物其令有司罪非殊死且勿案驗及吏人條書相告不得聽受冀以息事寧人敬奉天氣立秋如故

紀

七月庚子詔定律無以十一月十二月報囚

詳見斷獄類

十一月壬辰日南至初閉關梁

紀

三年二月己丑敕侍御史司空曰方春所過無得有所伐殺車可以引避引避之駢馬可輟解輟解之詩云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禮人君伐一草木不時謂之不孝

俗知順人莫知順天其明稱朕意

紀

章和元年秋令是月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

本紀注云

月令仲秋之令

和帝永元六年六月己酉初令伏閉盡日

紀

十五年有司奏以為夏至則微陰起靡草死可以決小

事是歲初令郡國以日北至案薄刑

紀又魯恭疏見斷獄類

安帝元初六年詔曰夫政先京師後諸夏月令仲春養

幼小存諸孤季春賜貧窮賑乏絕省婦使表貞女所以

順陽氣崇生長也其賜人尤貧困孤弱單獨穀人三斛
貞婦有節義十斛甄表門閭旌顯厥行

紀

順帝永建四年正月詔曰三朝之會朔旦立春務崇寬
和敬順時令遵典去苛以稱朕意

紀

陽嘉中郎顛上言今立春之後火卦用事當溫而寒違
時反節由功賞不至而刑罰必加也宜頒立和順氣行
罰顛又言方春東作布德之元王者奉順時氣宜務崇
溫柔遵其行令而今立春之後考事不息秋冬之政行

乎春夏殆非朝廷優寬之本顛又言孔子作春秋書正月者敬歲之始也王者則天之象因時之序宜開發德號爵賢命士流寬大之澤垂仁厚之德順助元氣自立春以來未見仁惠有所施布但聞罪罰考掠之聲云云

本傳

質帝本初元年正月詔曰昔堯命四子以欽天道夫瑞以和降異因逆感禁微應大前聖所重頃者州郡輕慢憲防競逞殘暴造設科條陷入無罪或以喜怒驅逐長

吏恩阿所私罰枉仇隙至今守闕訴訟前後不絕送故
迎新人離其害怨氣傷和以至灾青書云明德謹罰方
春東作育微敬始其教有司罪非殊死且勿案驗以崇

在寬

紀

符命

皇考南頓君初為濟陽令以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夜
生光武於縣舍有赤光照室中欽異焉使卜者王長占
之長辟左右曰此兆吉不可言是歲縣界有嘉禾生一

莖九穗因名光武秀明年方士有夏賀良者上言哀帝
云漢家歷運中衰當再受命於是改號為太初元年稱
陳聖劉太平皇帝以厭勝之及王莽篡位忌惡劉氏以
錢文有金刀故改為貨泉或以貨泉字文為白水真人
後望氣者蘇伯阿為王莽使至南陽遙望見舂陵郭喈
曰氣佳哉鬱鬱蔥蔥然及始起兵還舂陵望舍南火光
赫然屬天有頃不見初道士西門君惠李守等亦云劉
秀當為天子其王者受命信有符乎不然何以能乘時

龍而御天哉

光武紀

世祖先在長安時同舍生彊華自關中奉赤伏符曰劉
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鬪野四七之際火為主羣
臣因復奏曰受命之符人應為大萬里合信不議同情
周之白魚何足比焉讖記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卯金修
德為天子

紀

祥瑞

建武十二年夏甘露降南行唐六月黃龍見東阿

十七年有五鳳凰見於潁川郟縣

中元元年夏京師醴泉湧出飲之者痼疾皆愈惟眇蹇者不瘳又有赤草生於水涯郡國頻上甘露羣臣奏言地祇靈應而朱草萌生孝宣帝每有嘉瑞輒以改元神爵五鳳甘露黃龍列為年紀蓋以感致神祇表彰德信是以化致升平稱為中興今天下清寧靈物仍降陛下情存損挹推而不居豈可使祥符顯慶沒而無聞宜令太史撰集以傳來世帝不納常自謙無德每郡國所上

輒抑而不宣故史官罕得記焉

孝明永平六年二月王雒山出寶鼎廬江太守獻之夏
四月甲子詔曰昔禹收九牧之金鑄鼎以象物使人知
神姦不逢惡氣遭德則興遷于商周周德既衰鼎乃淪
亡祥瑞之降以應有德方今政化多僻何以致茲易曰
鼎象三公豈公卿奉職得其理邪太常其以禘祭之日
陳鼎於廟以備器用

十一年灤湖出黃金廬江太守以獻時麒麟白雉醴泉

嘉禾所在出焉

十七年正月甘露降於甘陵是歲甘露仍降樹枝內附
芝草生殿前神雀五色翔集京師西南夷哀牢僭耳焦
僥槃木白狼動黏諸種前後慕義貢獻西域諸國遣子
入侍五月戊子公卿百官以帝威德懷遠祥物顯應乃
並集朝堂奉觴上壽制曰天生神物以應王者遠人慕
化寶由有德朕以虛薄何以享斯唯高祖光武聖德所
被不敢有辭其敬舉觴太常擇吉日策告宗廟

並紀

永平中有神雀集宮殿官府冠羽有五彩色帝異之以問臨邑侯劉復復不能對薦賈逵博物多識帝乃召見逵問之對曰昔武王終父之業鸞鷲在岐宣帝威懷戎狄神雀仍集此降祥之徵也帝敕蘭臺給筆札使作神

雀頌

賈逵傳

章帝建初三年零陵獻芝草

四年甘露降泉陵洮陽二縣

五年零陵獻芝草有八黃龍見於泉陵

七年岐山得銅器形似酒樽獻之又獲白鹿帝曰上無
明天子下無賢方伯人之無良相怨一方斯器亦曷為
來哉

元和二年正月己未鳳凰集肥城五月戊申詔曰乃者
鳳凰黃龍鸞鳥比集七郡或一郡再見及白鳥神雀甘
露屢臻祖宗舊事或班恩施其賜天下吏爵人三級高
年鰥寡孤獨帛人一匹河南女子百戶牛酒令天下大

酺五日

章帝在位十三年郡國所上符瑞合於圖書者數百千
所烏乎懋哉

和帝前後符瑞八十一所自稱德薄皆抑而不宣

安帝延光元年九真言黃龍見無功

二年九真言嘉禾生

東觀記曰禾百五十
六本七百六十八穗

三年濟南上言鳳凰集臺縣丞霍收舍樹上賜臺長帛
五十匹丞二十匹尉半之吏卒人三匹鳳凰所過亭部
無出今年田租賜男子爵人二級四月沛國言甘露降

豐縣六月扶風言白鹿見雍七月馮翊言甘露降頻陽
衙八月潁川上言麒麟一白鹿二見陽翟九月濟南上
言黃龍見歷城十月新豐上言鳳凰集西界亭十二月
琅邪言黃龍見諸縣

四年正月東郡言黃龍二麒麟一見濮陽

桓帝建和元年二月沛國言黃龍見譙六月芝草生中
黃藏府十一月濟陰言有五色大鳥見于己氏

二年四月嘉禾生大司農帑藏七月河東言木連理

元嘉二年八月濟陰言黃龍見句陽金城言黃龍見允
街

永壽元年四月白鳥見齊國

延熹三年四月上郡言甘露降

八年正月己酉南宮嘉德殿黃龍見四月濟陰東郡濟
北河水清

九年四月濟陰東郡濟北平原河水清

永康元年八月魏郡言嘉禾生甘露降巴郡言黃龍見

十一月西河言白兔見

靈帝熹平五年沛國言黃龍見譙

光和四年二月郡國上芝英草七月河南言鳳凰見新城羣鳥隨之

中平元年郡國生異草備龍蛇鳥獸之形

並紀

臣天麟按東都祥瑞紀不絕書獨光武和帝多抑而不宣非卓然有見者能之乎觀何敞元和中辟太尉宋由府司徒袁安亦敬重之時京師及四方累有奇

異鳥獸草木言事者以為祥瑞敬通經傳能為天官
意甚惡之乃言於二公曰夫瑞應依德而至異災緣
政而生故鸛鶴來巢昭公有乾侯之厄西狩獲麟孔
子有兩楹之殞海鳥避風臧文祀之君子譏焉今異
鳥翔於殿屋怪草生於庭際不可不察由安懼然不
敢荅然則當時崇尚祥異有識君子固所不取也

渾儀

明帝永平十五年七月詔書造太史黃道銅儀以角為

十三度亢十氏十六房五心五尾十八箕十斗二十四
分度之一牽牛七須女十一虛十危十六營室十八東
壁十奎十七婁十二胃十五昴十二畢十六觜三參八
東井三十輿鬼四柳十四星七張十七翼十九軫十八
凡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冬至日在斗十九度四
分度之一史官以郭日月行參弦望雖密近而不為注
日儀黃道與度轉運難候以是以少循其事

律歷
志中

安帝雅聞張衡善術學公車特召拜郎中再遷為太史

令遂乃研覈陰陽妙盡璇璣之正作渾天儀著靈憲算

罔論言甚詳明

張衡傳

蔡邕曰言天體者有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宣夜之學絕無師法周髀術數具存考驗天狀多所違失故史官不用唯渾天者近得其情今史官所用候臺銅儀則其法也靈憲序曰昔在先王將步天路用定靈軌尋緒本元先準之於渾體是為正儀故靈憲作興衡集無算罔論蓋網絡天地而算之因

名馬

張衡傳注

順帝陽嘉元年衡復造候風地動儀以精銅鑄成員徑八尺合蓋隆起形似酒尊飾以篆文山龜鳥獸之形中有都柱傍行八道施關發機外有八龍首銜銅丸下有蟾蜍張口承之其牙機巧制皆隱在尊中覆蓋周密無際如有地動尊則振龍機發吐丸而蟾蜍銜之振聲激揚伺者因此覺知雖一龍發機而七首不動尋其方面乃知震之所在驗之以事合契若神自書典所記未之

有也嘗一龍機發而地不覺動京師學者咸怪其無徵
後數日驛至果地震隴西於是皆服其妙自此以後乃
令史官記地動所從方起

張衡傳



東漢會要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東漢會要卷十六至十八

詳校官編修臣范來宗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鄒奕孝

謄錄監生臣張復

欽定四庫全書

東漢會要卷十六

宋 徐天麟 撰

歷數下

天文變異

王莽地皇三年十一月有星孛于張東南行五日不見

本志
下同

四年六月晝有雲氣如壞山墮軍上軍人皆厭所謂營

頭之星也

四年秋太白在太微中燭地如月光

光武建武九年七月乙丑金星犯軒轅大星十一月乙丑又犯軒轅

十年三月癸卯流星如月從太微出入北斗魁第六星色白旁有小星射者十餘枚滅則有聲如雷食頃止十
二月己亥大流星如缶出柳西南行入軫且滅時分為
十餘如遺火狀須臾有聲隱隱如雷

十二年正月己未小流星百枚以上或西北或正北或東北二夜止六月戊辰小流星百枚以上四面行

十五年正月丁未彗星見昴稍西北行入營室犯離宮三月乙未至東壁滅見四十九日

三十年閏月甲午水在東井二十度生白氣東南指炎長五尺為彗東北行至紫宮西藩止五月甲子不見凡見三十一日

三十一年七月戊午火在輿鬼一度入鬼中出尸星南

半度十月己亥犯軒轅大星又七日間有客星炎二尺所西南行至明年二月二十二日在輿鬼東北六尺所滅凡見百一十三日

中元二年八月丁巳火犯太微西南角星相去二寸十月戊子大流星從西南東北行聲如雷

孝明永平元年四月丁酉流星大如斗起天市樓西南行光照地

三年六月丁卯彗星出天船北長二尺所稍北行至亢

南百三十五日去

四年八月辛酉客星出梗河西北指貫索七十日去

七年正月戊子流星大如杯從織女西行光照地

八年六月壬午長星出柳張三十七度犯軒轅刺天船
陵太微氣至上階凡見五十六日去

九年正月戊申客星出牽牛長八尺歷建星至房南滅
見至五十日

十三年閏月丁亥火犯輿鬼質星

十四年正月戊子客星出昴六十日在軒轅右角稍滅
十五年十一月乙丑太白入月中

十六年正月丁丑歲星犯房右驂北第一星不見辛巳
乃見四月癸未太白犯畢

十八年六月己未彗星出張長三尺轉在郎將南入太
微

孝章建初元年正月丁巳太白在昴西一尺八月庚寅
彗星出天市長二尺所稍行入牽牛三度積四十日稍

減

二月九日甲寅流星過紫宮中長數丈散為三減十一
月戊寅彗星出婁三度長八九尺稍入紫宮中百六日
稍減

元和元年四月丁巳客星晨出東方在胃八度歷閣道
入紫宮留四十日減

孝和永元元年正月辛卯有流星起參長四丈有光色
黃白二月流星起天棓東北行三丈所減色青白壬申

夜有流星起太微東蕃長三尺三月丙辰流星起天津
壬戌有流星起天將軍東北行

二年正月乙卯金木俱在奎丙寅水又在奎辛未水金
木俱在婁二月丁酉有流星大如桃起紫宮東蕃西北
行五丈稍滅四月丙辰有流星大如瓜起文昌東北行
至少微西滅有頃音如雷聲已而金在軒轅大星東北
二尺所八月丁未有流星如鷄子起太微西東南行四
丈所消十月癸未有流星大如桃起天津西行六丈所

消十一月辛酉有流星大如拳起紫宮西行到胃消

三年九月丁卯有流星大如雞子起紫宮西南至北斗
柄間消

五年四月癸巳太白熒惑辰星俱在東井七月壬午歲
星犯軒轅大星九年金在南斗魁中火犯房北第一星
七年正月丁未有流星起天津入紫宮中減色青黃有
光二月癸酉金火俱在參戌寅金火俱在東井八月甲
寅水土金俱在軫十一月甲戌金火俱在心十二月己

卯有流星起文昌入紫宮消丙辰火金水俱在斗

十一年五月丙午流星大如瓜起氐西南行稍有光白色

十二年十一月癸酉夜有蒼白氣長三丈起天園東北指軍市見積十日

十三年十一月乙丑軒轅第四星間有小客星色青黃十六年四月丁未紫宮中生白氣如粉絮戊午客星出紫宮西行至昴五月壬申滅七月庚午水在輿鬼中十

月辛亥流星起鈎陳北行三丈有光色黃

元興元年二月庚辰有流星起角亢五丈所四月辛亥
有流星起斗東北行到須女七月己巳有流星起天市
五丈所光色赤閏月辛亥水金俱在氐流星起斗東北
行至須女

孝殤延安元年正月丁酉金火在婁

孝安永初元年五月戊寅熒惑逆行守心前星八月戊
申客星在東井弧星西南

二年正月戊子太白晝見

三年正月庚戌月犯心後星己亥太白入斗中十二月
彗星起天苑南東北指長六七尺色蒼白

四年六月甲子客星大如李蒼白芒氣長二尺西南指
上階星癸酉太白入輿鬼

五年六月辛丑太白晝見經天

元初元年三月癸酉熒惑入輿鬼

二年九月辛酉熒惑入輿鬼中

三年三月熒惑入輿鬼中五月丙寅太白入畢口七月
甲寅歲星入輿鬼閏月己未太白犯太微左執法十一
月甲午客星見西方己亥在虛危南至胃昴

四年正月丙戌歲星留輿鬼中乙未太白晝見丙上四
月壬戌太白入輿鬼中己巳辰星入輿鬼中五月己卯
辰星犯歲星六月丙申熒惑入輿鬼中戊戌犯輿鬼大
星九月辛巳太白入南斗口中

五年三月丙申鎮星犯東井鉞星五月庚午辰星犯輿

鬼質星丙戌太白犯鉞星

六年四月癸丑太白入輿鬼六月丙戌熒惑在輿鬼中
丁卯鎮星在輿鬼中辛巳太白犯左執法

延光二年八月己亥熒惑出太微端門

三年二月辛未太白犯昴五月癸丑太白入畢九月壬
寅鎮星犯左執法

四年太白入輿鬼中六月壬辰太白出太微九月甲子
太白入斗口中十一月客星見天市

孝順永建二年二月癸未太白晝見三十九日閏月乙酉太白晝見東南維四十一日八月己巳熒惑入輿鬼六年四月熒惑入太微中犯左右執法西北方六寸所十月乙卯太白晝見十二月壬申客星芒氣長二尺餘西南指色蒼白在牽牛六度

陽嘉元年閏月戊子客星氣白廣二尺長五丈起天苑西南

永和二年五月戊申太白晝見八月庚子熒惑犯南斗

三年二月辛巳太白晝見戊子在熒惑西南光芒相犯
辛丑有流星大如斗從西北東行長八九尺色赤黃有
聲隆隆如雷三月壬子太白晝見六月丙午太白晝見
八月乙卯太白晝見閏月甲寅辰星入輿鬼己酉熒惑
入太微乙卯太白晝見

四年七月壬午熒惑入南斗犯第三星

五年四月戊午太白晝見八月己酉熒惑入太微

六年二月丁巳彗星見東方長六七尺色青白西南指

營室及墳墓星丁丑彗星在奎一度長六尺癸未昏見
西北歷昴畢甲申在東井遂歷輿鬼柳七星張光炎及
三台至軒轅中滅

漢安二年正月己亥太白晝見五月丁亥辰星犯輿鬼
六月乙丑熒惑光芒犯鎮星七月甲申太白晝見

孝質本初元年三月癸丑熒惑入輿鬼四月辛巳太白
入輿鬼五月庚戌太白犯熒惑

孝桓建和元年八月壬寅熒惑犯輿鬼質星

二年二月辛卯熒惑行在輿鬼中

三年五月己丑太白行入太微右掖門留十五日
出端門丙申熒惑入東井八月己亥鎮星犯輿鬼中南星乙丑彗星芒長五尺見天市中東南指色黃白九月戊辰不見

元嘉元年二月戊子太白晝見

永興二年閏月丁酉太白晝見

永壽元年三月丙申鎮星逆行入太微中七十四日去

左掖門七月己未辰星入太微中八十日去左掖門八月己巳熒惑入太微二十一日出端門

二年六月甲寅辰星入太微遂伏不見八月戊午太白犯軒轅大星

三年四月戊寅熒惑入東井口中其七月丁丑太白犯心前星

延熹四年三月甲寅熒惑犯輿鬼質星五月辛酉客星在營室稍順行生芒長五尺所至心一度轉為彗

六年十一月丁亥太白晝見

七年七月戊辰辰星犯歲星八月庚戌熒惑犯輿鬼質
星庚申歲星犯軒轅大星十月丙辰太白犯房北星丁
卯辰星犯太白十二月乙丑熒惑犯軒轅第二星

八年五月癸酉太白犯輿鬼質星壬午熒惑入太微右
執法閏月己未太白犯心前星十月癸酉歲星犯左執
法十一月戊午歲星入太微犯左執法

九年正月壬辰歲星入太微中五十八日出端門六月

壬戌太白行入輿鬼七月乙未熒惑行輿鬼中犯質星
九月辛亥熒惑入太微西門積五十八日

永康元年正月庚寅熒惑逆行入太微東門留太微中
百一日出端門七月丙戌太白晝見經天

孝靈帝建寧元年六月太白在西方入太微犯西蕃南
頭星

熹平元年十月熒惑入南斗中

二年四月有星出文昌入紫宮蛇行有首尾無身赤色

有光照垣牆八月丙寅太白犯心前星辛未白氣如一
匹練衝北斗第四星

光和元年四月癸丑流星犯軒轅第二星東北行入北
斗魁中八月彗星出亢北入天市中長數尺稍長至五
六丈赤色經歷十餘宿八十餘日乃消于天苑中

三年冬彗星出狼弧東行至于張乃去

五年四月熒惑在太微中守屏七月彗星出三台下東
行入太微至太子幸臣二十餘日而消十月歲星熒惑

太白三合于虛相去各五六寸如連珠

光和中國皇星東南角去地一二丈如炬火狀十餘日
不見

中平二年十月癸亥客星出南門中大如半筵五色喜
怒稍小至後年六月消

三年四月熒惑逆行守心後星十月戊午食心後星

五年二月彗星出奎逆行入紫宮後三出六十餘日乃
消六月丁卯客星如三升椀出貫索西南行入天市至

尾而消

中平中夏流星赤如火長三丈起河鼓入天市抵觸官者星色白長二三丈後尾再屈食頃乃滅狀似枉矢

六年八月丙寅太白犯心前星戊辰犯心中大星

孝獻初平三年九月蚩尤旗見長十餘丈色白出角亢之南

四年十月孛星出兩角間東北行入天市中而滅

建安五年十月辛亥有星孛于大梁

九年十一月有星孛于東井輿鬼入軒轅太微

十一年正月星孛于北斗首在斗中尾貫紫宮及北辰
十二年十月辛卯有星孛于鶉尾

十七年十二月有星孛于五諸侯

十八年秋歲星鎮星熒惑俱入太微逆行留守帝坐百
餘日

二十三年三月孛星辰見東方二十餘日夕出西方犯
歷五車東井五諸侯文昌軒轅后妃太微鋒炎指帝坐

隕石

殤帝延平元年九月乙亥隕石陳留四春秋僖公十六年隕石于宋五傳曰隕星也董仲舒以為從高及下之象或以為庶人惟星星隕民困之象也

本志下同

桓帝延熹七年三月癸亥隕石右扶風一鄂又隕石二皆有聲如雷

五行災變

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

淫雨

服妖

雞禍

青青

屋自壞

言之不從是謂不乂厥咎僭

訛言

旱

謠

狼食人

視之不明是謂不愆厥咎舒

灾火

草妖

羽蟲孽

羊禍

聽之不聽是謂不謀厥咎急

大水

水變色

大寒

雹

冬雷

山鳴

魚孽

蝗

思之不容是謂不聖厥咎霧

地震

山崩

地陷

大風拔木

螟

牛疫

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厥咎眊

射妖

龍蛇孽

馬禍

人疴

人化

死復生疫

投蛭

日蝕

日抱

日赤無光

日黃珥

日中黑

虹貫日

月蝕非其月

五行傳說及其占應漢書五行志錄之詳矣故泰山太守應劭給事中董巴散騎常侍譙周並撰建武以來災異今合而論之以續前志云

已上詳見五行志此不具載

東漢會要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東漢會要卷十七

宋 徐天麟 撰

封建上

封皇子

世祖初大司馬吳漢請封皇子不許重奏連歲建武十五年三月乃詔羣臣議大司空融固始侯通膠東侯復高密侯禹太常登等奏議曰古者封建諸侯以藩屏京

師周封八百同姓諸姬並為建國夾輔王室尊事天子
享國永長為後世法故詩云大啟爾宇為周室輔高祖
聖德光有天下亦務親親封立兄弟諸子不違舊章陛
下德橫天地興復宗統褒德賞勲親睦九族功臣宗室
咸蒙封爵多受廣地或連屬縣今皇子賴天能勝衣趨
拜陛下恭謙克讓抑而未議羣臣百姓莫不失望宜因
盛夏吉時定號位以廣藩輔明親親尊宗廟重社稷應
古合舊厭塞衆心臣請大司空上輿地圖太常擇吉日

具禮儀制曰可夏四月戊申以太牢告祠宗廟丁巳使
大司空融告廟封皇子輔為右翊公英為楚公陽為東
海公康為濟南公蒼為東平公延為淮陽公荆為山陽
公衡為臨淮公焉為左翊公京為琅邪公

紀

明帝永平三年封皇子建為千乘王羨為廣平王十五
年封皇子恭為鉅鹿王黨為樂成王衍為下邳王暢為
汝南王昞為常山王長為濟陰王初帝案地圖將封皇
子悉半諸國明德馬后見而言曰諸子食數縣于制不

已儉乎帝曰我子豈宜與先帝子等乎歲給二十萬足

矣

皇
后
紀

建初四年按輿地圖令諸國戶口皆等租入歲各八千

萬

陳
敬
王
傳

皇子封王其郡為國

詳見王
國官屬

諸王封者受茅土歸以立社稷

百官
志

封宗室

王莽居攝欲慰安宗室故不被刑誅及莽篡位立劉氏

為侯者皆降稱子食卿祿後皆奪爵

城陽恭王傳

世祖建武二年十二月戊午詔曰惟宗室列侯為王莽所廢先靈無所依歸朕甚愍之其並復故國若侯身已歿屬所上其子孫見名尚書封拜紀

十三年二月丙辰詔曰長沙王興真定王得河間王邵中山王茂皆襲爵為王不應經義其以興為臨湘侯得為真定侯邵為樂成侯茂為單父侯其宗室及絕國封侯者凡一百三十七人丁巳降趙王良為趙公太原王

章為齊公魯王興為魯公

紀

臣天麟按自昔聖王制世御極必建牧立監以藩屏
王室是以內外相維而國勢久安自秦人不師古始
罷侯置守而封建之法始廢漢祖龍興取周秦之制
而兼用之其亦有意于矯前世之弊矣惜其措慮不
遠封爵過制中世以後尾大之勢浸成而遂兆吳楚
七國之變斯則措置之失而非封建之法不可行也
故賈誼在文帝時建言欲天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

而少其力至武帝世主父偃復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武帝從之于是蕃國始分而支庶畢侯列國之勢浸以消弱終西都之世無復反者光武中興因高文疏爵之制封建宗室故齊武魯哀汝陰輩以功安成居巢甘里輩以親皆能乘時蹈運保有茅土藩翼王室至明章之世東平東海沛獻等各能謙抑令終為一代賢王其蹈憲網者雖或有之然無西京九起之患光武之慮後世不亦遠乎

封先代後

見禮賓

封孔子後

見禮賓

封功臣

建武二年正月悉封諸功臣為列侯梁侯鄧禹廣平侯
吳漢皆食四縣餘各有差下詔曰諸將業遠功大誠欲
傳于無窮其顯效未酬名籍未立者大鴻臚趣上朕將
差而錄之博士丁恭議曰古帝王封諸侯不過百里強幹
弱枝所以為治也今封四縣不合法制帝曰古之亡國

皆以無道未嘗聞功臣地多而滅亡者也乃遣謁者即授印綬策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敬之戒之傳爾子孫長為漢藩陰鄉侯陰識貴人之兄也以軍功當增封識叩頭曰天下初定將帥有功者衆臣託屬掖庭仍加爵邑不可以示天下此為親親受賞國人計功也帝從之帝令諸將各言所樂皆占美縣河南太守丁綝獨求封本鄉或問其故綝曰綝能薄功微得鄉亭厚矣帝從其志封新安鄉侯帝使郎中馮勤典

諸侯封事勤差量功次輕重國土遠近地勢豐薄不相

踰越莫不厭服焉

紀及列傳

十三年大饗將士班勞策勲功臣增邑更封凡三百六

十五人

本紀

范氏論曰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為上應二十八宿未
之詳也然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稱為佐命亦各志
能之士也議者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職至使英姿茂
績委而勿用然原夫深圖遠筭固將有以焉爾若乃王

道既衰降及霸德猶能授受惟庸勲賢皆序如管隰之
迭升桓世先趙之同列文朝可謂兼通矣降自秦漢世
資戰力至于翼扶王運皆武人崛起亦有鷲繒屠狗輕
猾之徒或崇以連城之賞或任以阿衡之地故勢疑則
隙生力侔則亂起蕭樊且猶縲紲信越終見薶戮不其
然乎自茲以降迄于孝武宰輔五世莫非公侯遂使縉
紳道塞賢能蔽壅朝有世及之私下多抱關之怨其懷
道無聞委身草莽者亦何可勝言故光武鑒前事之違

存矯枉之志雖寇鄧之高勳耿賈之鴻烈分土不過大
縣數四所加特進朝請而已觀其治平臨政課職責咎
將所謂道之以政齊之以刑者乎若格之功臣其傷已
甚何者直繩則虧喪恩舊撓情則違廢禁典選德則功
不必厚舉勞則人或未賢參任則羣心難塞並列則其
敝未遠不得不校其勝否即以事相權故高秩厚祿允
答元功峻文深憲責成吏職建武之世侯者百餘若夫
數公者則與參國議分均休咎其餘並優以寬科全其

封祿莫不終以功名延慶于後昔留侯以為高祖悉用
蕭曹故人而郭伋亦譏南陽多顯鄭興又戒功臣專任
夫崇恩偏授易啟私溺之失至公均被必廣招賢之路
意者不其然乎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
十八將于南宮雲臺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
三十二人故依其本第係之篇末以志功臣之次云爾

太傅高密侯鄧禹
中山太守全椒侯馬成

太司馬廣平侯吳漢
河南尹阜成侯王梁

左將軍膠東侯賈復

琅邪太守祝阿侯陳俊

建威大將軍好時侯耿弇

驃騎大將軍參議侯杜茂

執金吾雍奴侯寇恂

積弩將軍昆陽侯傅俊

征南大將軍舞陽侯岑彭

左曹合肥侯堅鐔

征西大將軍夏陽侯馮異

上谷太守淮陽侯王霸

建義大將軍高侯朱祐

信都太守阿陵侯任光

征虜將軍潁陽侯祭遵

豫章太守中水侯李忠

驃騎大將軍櫟陽侯景丹

右將軍槐里侯萬修

虎牙大將軍安平侯蓋延 太常靈壽侯邳彤

衛尉安成侯鮪期 驍騎將軍昌成侯劉植

東郡太守東光侯耿純 橫野大將軍山桑侯王常

城門校尉朗陵侯臧宮 大司空固始侯李通

捕虜將軍揚虛侯馬武 大司空安豐侯竇融

驃騎將軍慎侯劉隆 太傅宣德侯卓茂

錄功臣後

章帝建初七年車駕西巡狩以韋彪行太常從數召入

問以三輔舊事禮儀風俗彪因建言今西巡舊都宜追錄高祖中宗功臣褒顯先勲紀其子孫帝納之乃制詔京兆尹右扶風求蕭何霍光後時光無苗裔唯封何末孫熊為鄼侯建初二年已封曹參後湛為平陽侯故不復及焉

彪傳

和帝永元三年十一月詔曰高祖功臣蕭曹為首有傳世不絕之義曹相國後容城侯無嗣朕望長陵東門見二臣之壠循其遠節每有感焉忠義獲寵古今所同可

遣使者以中牢祠大鴻臚求近親宜為嗣者須景風紹

封以章厥功

紀春秋考異郵曰夏至四十五日景風至則封有功

安帝永初六年下詔曰夫仁不遺親義不忘勞興滅繼絕善善及子孫古之典也昔我光武受命中興恢宏聖緒橫被四表昭假上下光耀萬世祉祚流行垂于罔極予末小子夙夜深思追惟勲烈披圖按籍建武元功二十八將佐命虎臣讖記有證蓋蕭曹紹封傳繼于今况此未遠而或至乏祀朕甚愍之其條二十八將無嗣絕世

若犯罪奪國其子孫應當統後者分別狀上將及景風
章叙舊德顯茲遺功焉于是紹封馮異孫普子晨為平
鄉侯明年二十八將絕國者皆紹封焉

馮異傳按袁宏紀云封鄧禹馮

異等後九人為列侯

紹封

張純高祖父安世封富平侯純少襲爵土建武初先來
詣闕故得復國有司奏列侯非宗室不宜復國光武曰
張純宿衛十有餘年其勿廢更封武始侯食富平之半

張純
傳

諸紹封者皆食其國半租獨鄧康以太后戚屬食三之

二鄧康
傳

分封

廣平侯吳漢薨子哀侯成嗣為奴所殺建武二十八年
分漢封為三國成子旦為濯陽侯以奉漢祀旦弟盱為

筑陽侯成弟國為新蔡侯

本傳
下同

高密侯鄧禹薨帝分禹封為三國長子震為高密侯襲

為昌安侯珍為夷安侯

西平侯鄧宏薨子廣德嗣後以帝師之重分西平之都

鄉封廣德弟甫德為都鄉侯

按西京無分封之例東都此類不一畧舉數條以為

例

公主子封

皇女封公主者所生之子襲母封為列侯

馬定獲嘉公主子襲封獲

嘉侯馮奮平陽公主子襲封平陽侯此其類也

皆傳國于後鄉亭之封則不傳

襲

百官志

宰相封

漢家舊制丞相拜日封為列侯

侯霸傳

袁夢麒曰漢初丞相選用列侯至武帝用公孫宏起
自疎遠未有爵邑于是封平津侯丞相封侯自此始
光武中興尚仍前制伏湛代鄧禹為大司徒封陽都
侯湛免以侯霸代之止封闕內侯凡歷九年而薨帝
始下詔曰漢家舊制丞相拜日封為列侯朕以軍師
暴露功臣未封緣忠臣之義不欲相踰未及爵命奄

然而終因追封霸為則鄉侯其比西京之制雖未鑄
削亦淹緩矣自是之後位三公者皆不復有茅土之
封惟靈帝初陳蕃為太傅錄尚書事竇太后優詔封
為高鄉侯蕃固辭不受自是宰相封侯之制遂廢

外戚恩澤侯

建武十三年外戚恩澤封者四十五人

紀

顯宗在位後宮之家不得封侯與政

紀

章帝建初元年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聽明年夏大旱言

事者以為不封外戚之故有司因此上奏宜依舊典太
后詔曰凡言事者皆欲媚朕以要福耳昔王氏五侯同
日俱封其時黃霧四塞不聞澍雨之應又田蚡竇嬰寵
貴橫恣傾覆之禍為世所傳故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
樞機之位諸子之封裁令半楚淮陽諸國常謂我子不
當與先帝子等今有司奈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吾為
天下母而身服大練食不求甘左右但著帛布無香薰
之飾者欲身率下也以為外親見之當傷心自救但笑

言太后素好儉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倉頭衣綠襦領袖正白顧視御者不及遠矣故不加譴怒但絕歲用而已冀以默愧其心而猶懈怠無憂國忘家之慮知臣莫若君况親屬乎吾豈可上負先帝之旨下虧先人之德重襲西京敗亡之禍哉固不許帝省詔悲歎復重請曰漢興舅氏之封侯猶皇子之為王也太后誠存謙虛奈何令臣獨不加恩三舅乎且衛尉年尊兩校尉有大病如令不諱使臣常抱刻

骨之恨宜及吉時不可稽留太后報曰吾反覆念之思
令兩善豈徒欲獲謙遜之名而使帝受不外施之嫌哉
昔竇太后欲封王皇后之兄丞相條侯言受高祖約無
軍功非劉氏不侯今馬氏無功于國豈得與陰郭中興
之后等耶常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實之木其根
必傷且人所以願封侯者欲上奉祭祀下求溫飽耳今
祭祀則受四方之珍衣食則蒙御府餘資斯豈不足而
必當得一縣乎吾計之熟矣勿有疑也夫至孝之行安

親為上今數遭變異穀價數倍憂惶晝夜不安坐卧而欲先營外封違慈母之拳拳乎吾素剛急有胸中氣不可不順也若陰陽調和邊境清淨然後行子之志吾但當含飴弄孫不能復闢政矣四年天下豐稔方垂無事帝遂封三舅廖防光皆為列侯廖等辭遜不得已受封

爵而退

馬后紀

和帝元興元年追爵謚皇后父鄧訓為平壽敬侯司空陳寵以非舊典也太尉張禹司徒徐防以為宜封爭之

連日乃從禹防議

袁紀

桓帝元嘉元年以梁冀有援立之功欲褒崇殊典乃大會公卿議其禮特進胡廣太常羊溥司隸校尉祝恬大中大夫邊韶等咸稱冀之勲德其制度賚賞宜比周公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司空黃瓊獨建議曰冀前以親迎之勞增邑三千又其子亦加封賞昔周公輔相成王制禮作樂化致太平是以大啟土宇開地七百今諸侯以戶邑為制不以里數為限蕭何識高祖于泗水霍光定

傾危以興國皆益戶增封以顯其功冀可比鄧禹合食

四縣賞賜之差同于霍光朝廷從之

黃瓊及梁冀傳

延熹二年光祿勳陳蕃以封爵踰制內寵愈盛乃上疏

諫曰臣聞有事社稷者社稷是為有事人君者容悅是

為今臣蒙恩聖朝備位九列見非不諫則容悅也夫諸

侯上象四七垂耀在天下應分土藩屏上國高祖之約

非功臣不侯而聞追錄河南尹鄧萬世父遵之微功更

爵尚書令黃雋先人之絕封近習以非義授邑左右以

無功傳賞授位不料其任裂土莫紀其功至乃一門之內侯者數人故緯象失度陰陽謬序稼用不成民用不康臣知封事已行言之無及誠欲陛下從是而止

陳蕃傳

桓帝時恩澤侯以無勞受封羣臣不說而莫敢諫趙典獨奏曰夫無功而賞勞者不勸上忝下辱亂象干度且高祖之誓非功臣不封宜一切削免爵土以存舊典帝

不從

趙典傳

宦者封侯

和帝即阼幼弱而竇憲兄弟專總權威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唯閹宦而已故鄭衆得專謀禁中終除大憝遂享茅土之封超登宮卿之位于是中官始盛焉

宦者傳按鄭衆傳云衆首謀誅竇憲封鄴鄉侯食邑千五百戶

延熹二年桓帝以梁冀兄弟專固詔中常侍單超等收冀及宗親黨與悉誅之封超新豐侯二萬戶徐璜武原侯具瑗東武陽侯各萬五千戶左悺上蔡侯唐衡汝陽侯各萬三千戶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又封小黃

門劉普趙忠等八人為鄉侯自是權歸宦官朝廷日亂

矣

宦者傳

順帝陽嘉四年初聽中官得以養子為後世襲封爵紀

靈帝時例封宦者以中常侍呂強為都鄉侯強辭讓懇
惻固不敢當帝乃聽之因上疏曰臣聞諸侯上象四七
下裂王土高祖垂約非功臣不侯所以重天爵明勸戒
也中常侍曹節王甫張讓等及侍中許相並為列侯節
等宦官祐薄品卑人賤讒諂媚主嫉妒忠良而陛下不

悟妄授茅土臣誠知封事已行言之無益實願陛下損
改既謬從此一止

呂強傳

臣天麟按東漢之季閹宦擅權苴茅分虎希滿宮闈
自朱穆抗言極諫而忠鯁之士相繼論列呂強身為
中貴而能持論如此亦可見是非之公在人心者不
容泯也

東漢會要卷十七